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八終 後學其縣張朝綱謹校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九

南京操江都御史嘉善丁賓 南京翰林院孔目仁和錢養庶 全校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士亮 南京禮部司務仁和羅大冠

南京掌翰林院諭德餘姚孫如游訂正 後學 上元姚履旋參閱

十九世裔孫方永祥重刊

表箋 啓書

代董學士表

嘉議大夫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董倫伏以七月十三日手詔賜臣御書怡老堂三大字及髹漆几玉鳩杖各二者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言

聖慈軫念特降殊恩間里傳觀欣逢盛典誠千齡之奇遇豈一已之私榮伏念臣素無閱閱功勞兼乏智能才藝徒知篤

信於古道自分無用於當時幸蒙

高皇帝之知忝拜左春坊之命任臣以兩宮輔導之職稱臣
爲三葉帝王之師自愧學匪經綸功虧啓沃切覩聖道之淵
懿皆由睿性之高明豈有涓塵可裨海岳恭遇 皇帝陛下
傳大舜精一執中之語以武王崇德報功爲心能自得師於
人爲善念臣久陪於視席憐臣遠寓於夷蠻踐祚之初馳書
以召蒼顏白髮越萬里而來歸金馬玉堂想十年之如昨入
承顧問喜動聖顏出侍班行驚非昔侶陛下存求舊之義推
養老之心旣俾正席於詞林復令伴食於宗伯錫以田土欲
使之富頌之第宅又遺以安旨酒時出於大官華衣每裁於
天府寵榮兼至慚懼已深豈意宸眷益加禮文彌盛髮几玉
杖法古制之多儀奎畫雲章錫佳名以怡老朝署誇其榮幸

縉紳嘆此遭逢惟漢顯宗稱能養老迨宋仁廟亦克尊賢然
桓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
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在於昔賢猶難兼乎具美愧茲老朽
乃得荷乎鴻私此於聖德之增光豈獨臣門之多幸自今持
杖以戒噓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凭几以安身則當念
一物或有失所之嘆至於瞻心畫之優禮永誓教子孫以繼
忠嘉謀嘉猷敢不以時而入告聖明聖壽願祝與天而長存
臣無任瞻天仰聖荷德感恩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洪武某
年某月某日

上蜀府箋

將仕佐郎漢中府儒學教授臣方孝孺誠惶誠恐頓首上言
祇奉恩言特頒名剡禮超望表愧發喜中臣聞古賢君之於

臣愛之而欲其久生故待之亦無所不至或以珍羞養其氣
體或以藥石輔其衰羸蓋其人皆當世之達尊故斯禮爲無
窮之盛事臣以駑下之才朴陋之學以言乎窮理則未達天
人之原以言乎力行則僅守聖賢之訓性質迂緩素無應世
之長辭語拙疎又乏匡君之術徒以粗嘗講道從事求仁欲
寡過而未能豈希賢之敢望茲蓋恭遇殿下居眞王之位稟
將聖之資言行政事無愧古人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五行俱
下而一覽不忘六經並治而萬理洞燭虛心典學篤志親賢
旣得濟南之伏生復思天下之善士旁諮文獻遠及庸愚謂
臣趨時之技雖不踰於常流而行己之方竊受教於君子猥
加優禮待以溫顏進對不名從容侍坐華衣美食愧無補於
絲毫甘酪醇醪感親調於七筋方念報恩之無所豈知賜藥

之薦加味本和平元氣無傷而有益功存燮理外患不伐而
自除譬諸善人之爲邦常收久遠之效自慶病軀之蒙福必
有痊復之期惟賢者之盛衰係斯文之命脈願推博施之德
咸歸樂育之仁願臣職業有程瞻戀徒切志欲留而懼乎荷
祿愛過厚而難於發言壽域正開永賴生成之造此身未老
敢忘忠孝之誠

上蜀府啓

伏以臣於今世儒者中學術才藝最爲迂拙受恩受獎最爲
深厚每思遭逢之難惟恐無以爲報幸屬犬比自意得備員
校文因瞻拜左右誦聖哲之遺言考帝王之善政以效愚忠
四月九日忽天府移文以同考試見徵且謂已嘗啓聞儲王
不許厭遠就近辭旨迫切本府已與依准文狀去訖至二十

一日四川公文及使者始至惓惓之誠以是不敢自遂雖京師藩輔均爲國事奉朝廷之命而弗敢辭固殿下之所嘉然臣犬馬私情不能自釋者良以恩獎之隆思報之所欲重瞻觀清光而未果也然臣聞受衆人之惠者爲報易受人君之恩者爲報難古之人臣受賜於君而無以報非願之壽考福祿則願其賢才之衆允嗣之昌以此未足則又願其修德以合乎天俾爲受福之基蓋舍此無以致其忠愛也夫以殿下之盛德聞于西裔而高出前古其於壽考福祿與後嗣盛而人才多皆所固有而不待臣之祝矣臣將何以爲言哉然臣又聞之天不自以爲高也而凡物之高者莫及焉地不自以爲厚也而凡物之厚者莫尚焉聖賢惟不自以爲聖賢也故衆庶莫能比德焉自謂望道未之見者文王也以不知彝倫

攸敘而訪諸人者武王也受人之微言者周公也斯數聖賢者惟不自知其賢是以若是巍巍也以殿下之德之美而加之緝熙不息之功今天下之學士君子烏足窺餘光而承下風哉臣無似願益以古之聖賢自望不計其所至日求其所未至不以過今之人爲足而以未及昔之大聖大賢爲未足致察於喜怒之微致謹於嗜好之萌受逆耳之言爲難能之行俾後世稱聖賢者必取則焉此臣之所祝願而欲進獻以報恩獎者莫踰於此也伏惟原其情有其不卽趨命之罪念其愚忠而特賜采納不勝大願

又

郭千戶至傳奉教命作文祭忠武侯謹已撰就第以京兆生催促上道弗能陪觀盛禮爲慚負耳林昇久處山林祇承召

命得與相見足慰桑梓之思緣臣起行書室文籍散漫欲其
料理數日且錄臣舊日所注武王戒書及宗儀十篇以進故
遲留旬日昇此來攜臣昔日所著評論宋事宋史要言一冊
自太祖至哲宗尚未完不敢上應睿覽臣歸期未能預定如
試事畢得道昇仍至漢中教飭愈輩守視書室實望外之恩
愈等蒙製名字期以成人造化生成之德無以踰此但臣祖
字曰景暘易景字爲師字似爲壽美恭候裁擇道山書院記
一首繕寫附進詞意拙劣不足發明盛德之萬一彌增慚悚
諸儒亦不敢有所論述蓋聖哲之門難爲言非虛語也臣受
恩深隆奉違益遠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
六月二十二日

錢

伏以臣卑賤迂鄙承光華受恩教之日久矣春初不幸間伯
兄卽世恭蒙睿慈賜號易名賻以泉幣閔恤存撫不一而足
繼而有應天校文之召弗獲承命趨走殿庭之下以謝深恩
其爲愧負理宜擯絕茲者還自京師甫餘三日而毛百戶至
敬承教旨粲然之文溢於翰墨語料場之近事傷者畫之罕
存事關風俗雖一介不遺志欲褒揚雖一言必紀憐勞苦而
成疾則有珍劑之頒恐居處之過陋則有臯比之賜非惟免
擯斥之譴抑且有望外之恩顧臣何脩而克臻此茲蓋伏遇
賢王殿下稟不世出之資有大過人之德以言乎學則三才
萬物之理無不并包以言乎政則博施濟衆之事皆欲興舉
固足藩輔皇家照耀千古矣而猶不自滿假恒若不足以至
貴而不遺至賤以睿哲而不棄無能弗以已長短乎人弗以

獨智責乎衆是以雖臣之愚而過受恩禮久而彌篤者此也
夙夜以思且慚且感深欲造朝以謝萬一而今年自六月辭
山南歷涉苦寒始還任所手皴臂痛髮落肌羸遙望道山之
庭如在霄漢之上尚幸仁恩垂察曲賜涵容俾服藥有效坐
席稍溫則濯大江以滌胷中之塵觀名山以窮天下之壯矣
道德之輝聆仁義之音以快鬱積之思以請不即趨拜之罪
且得誦味緒言以求聖賢真是之歸必重有日矣無任瞻仰
屏營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三日

啓

正月初四日禮生楊克禮偕林良顯至宣德且慙且感謂有
瞻觀之期不意鼠輩竄伏頗有警報城中出兵衆情疑惑又
收去歲秋糧未畢移文請別委官十六日府帖至次日即行

適遇張百戶自代來同到鴻縣是日聞略陽縣被焚略陽去
鴻一百餘里浮言相驚居人坐以待旦未可行欲冒險前進
恐怯懦備上貽賸情軫念欲止於鴻以待復命則地當要衝
無城郭爲用可恃以安姑留禮生同還漢中稍候道路平安
即當趨走以謝深恩願臣受知最厚寵待優異苟使有益於
國雖蹈難舍生亦何敢辭每念保全固護之至不敢自輕而
迂拙無能所業不過文墨淺事非有所裨補倘不度量招擢
速咎以傷仁慈平昔垂愛之意則獲罪彌大矣良顯蒙恩銜
戴無極引領西望悲惋交深無任瞻仰激切悚懼之至洪武
三十年正月十九日

又

臣以庸猥久叨恩遇豈臣之能有過於人實賴天地之德之

量有以造就涵容之耳目夜循省懼不能報茲者瀕行敬蒙
賜詩寵餞愧感之深言何能喻正平之才臣豈敢望辱賜品
題爲榮多矣然彼不遇時適遭世患臣逢睿哲固當過之卻
疑之詩就乞并書于卷傳之子孫以見寵光之優渥臣敢不
益思自警以副夙昔期望之隆尚容賡韻以謝萬一洪武三
十年四月十五日

又

臣恭蒙遣急足黨直傳示長史皇駙馬都尉謝公詩一首深
感睿心軫念之厚第臣才思樸訥又兼未奉教命屬和故不
敢次韻親親之義蓋欲教人以德非將欲眩耀以文辭也是
用取古人贈言之意賦四言詩一章始以褒美而終於勸戒
雖不敢髣髴風雅發於忠誠止乎禮義蓋亦有可采者焉更

望特加刪正而去取之幸甚長史詩錄附進臣無任屏營感
作之至洪武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

又

臣黎明恭被續賜五詩識鑒之奇勸勵之至期獎之深從容
所發心關乎風教而詞采雄逸又特餘事且又出於秉燭而
成古人所謂晝有爲宵有得言有教動有法瞬有養息有存
者於斯見之而臣也得躬逢盛美逮及一門皆預受褒嘉沒
且不朽况依日月之末光未必邪敢于正祇奉以歸山君川
伯皆當呵護而魑魅之徒必將驚駭退避矣不待相如之檄
關之而後廓如也夫子之云顏平原王文憲李鄴侯之喻過
情之極流汗至踵愧不敢當謹候見以謝先奉啓陳聞
正句疑誤

又

臣昨宿鹽亭乙夜急足二人至遞至前月二十八日所封書展封得承賜喻令與駙馬都尉謝公作字說頓首捧教如聞玉音竊念平生野性疎直爲文亦多激切少溫婉之韻如公卿貴人所須恐涉乖忤每每懶作今於此文感念恩意屬望之厚不復敢辭遂留半日撰寫成篇第途中匆遽絕不能佳然狂奴故態未免呈露有未穩當處乞賜刪潤免使衆人指怪謝公承燕問傾心沐和風時雨之化不虛萬里行矣樓經歷未詳其人奉化樓則中爲北平都司幕僚舊與相識恐是斯人昨所撰四言詩想已徹睿覽山谷常稱妹之夫爲玉甥故稱舅未審可援爲例否二古詩皆能摹寫物狀足爲海邦出色介甫所謂失之此而彼得之手載同此嘆堯時之有用

世意韓公冠顛之言可見賢者惜才之切如此妙才棄於空寂造物未易曉也鶴年數詩末章爲佳但其論詩卻未敢謂然也不知睿意以爲何如遠遠漸久略述鄙陋不覺觀縷伏乞赦其愚瞽幸甚無任屏營瞻望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三日

箋

伏自奉辭甫十餘日眷寵優異慚感實深報效無階瞻馳彌切敬惟親王殿下以朕之委居崇高之位德足以濟衆而自視欲然學足以成身而日進不已已之所得樂與人同人之所能不求其備是以羣士歆慕若飛鳥之宗鸞鳳衆流之趨江海顧如臣者雖懷好道之心而無適用之實語學術則泥古而不通語才藝則執一而無取舉止疎野言辭顛逆不

顧衆之毀譽每忘身之卑陋世之見者莫肯信從天實啓之
特加寵遇經筵下講屢陪觀聽之班燕席命觴親辱吐哺之
禮感疾而命東朝賜衣天地高厚曲賜成全雲漢昭回屢加
褒獎許闔門之忠義爲百世之光華恩在古而或稀事爲今
之共羨私自循省何以能任當克已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
君不負所學雖知葵藿之私難報陽和之澤庶幾松栢之操
不爲歲寒所移臣無任感恩戀德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
年五月初八日

啓

昨日昨郎百戶至傳奉教旨寫喬嶽詩及字說敬已寫訖初不
知芝蘭公之非嫡故以嫡言今改爲謝庭之特朱子詩傳曰
特傑出之稱似爲穩協字說前作頗未如意今更定一篇乞

賜刪正如有蕪穢仍就批下再寫兼善二字關涉甚大故妄
發明此義張子西銘意正如此使人皆存此心天下無失所
之民矣臣愚嘗謂人主讀書如西銘大學明白簡易道理大
原大本咸具不可不常存諸心正謂此耳至如微文碎義散
見他書者固當叅考不棄然有所未察未足爲大害也公智
攜得舊拙文藁兩冊有舊讀子書雜書議論數十首頗有毫
髮之見他日當俾錄進回視少時文皆二十餘歲時作其時
已知歆慕聖賢今四十餘矣尚與庸人無大相遠言之不覺
愧汗沾衣也米月堂已作一銘不知已徹睿覽否安老芝蘭
室記甚異他作諸詩皆已觀訖因芝蘭公記識之精亦足窺
見異才之一節矣又知金輿遊幸名利羣縮有詩足爲外教
增重贈蘭空詩勿勿未能叛和南洲元極及張廷璧送公智

詩今先進呈明日當別良顯公智而東無任感德念違激切
思企之至洪武三十年五月十一日

又

臣昨行至黃壩驛遇許指揮恭蒙賜示松筠芝蘭二公詩且
承教告曲折又聞清白清真三君子皆折節讀書深見
聖朝文化之盛感晚英才之多而松筠題清白軒詩及芝蘭
公題溫泉之作皆佳麗有奇氣可謂競爽也在臣聞之猶以
爲喜况睿情篤於親親尚重文雅爲之喜幸又當何如哉比
來唱酬必有新製宮商相宣金玉並奏真盛事也近作祭鄉
先生文及爲公智作定親書共二首錄進乞賜改正臣無任
仰德瞻馳之切洪武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

箋

伏以恭承寵眷常懷難報之恩夙荷深知每恥過情之譽撫
心感作省已兢慚敬惟親王殿下有剛健中正統粹之德而
加之日新有聰明睿智寬裕之才而本乎天縱以忠恕爲治
國之要以詩書爲養身之資不見者三年聖學之增譬諸水
湧而山出侍朝者兩月仁政之美可使物阜而民康實皇家
太平之基抑道統盛隆之兆臣受才最陋執德未宏雖有志
於求仁實無能於應世幸日月之垂照借朽木以光華喜江
漢之滂流霑涸魚以潤澤雄辭秀句一字踰華袞之褒大節
美名百口被旃幪之賜友朋攜酒賀子美草堂之尚存兒女
候門指淵明松菊之猶在孰匪陶鎔之力共推化育之仁第
恩之大者非疎賤之所能報而心之至者亦言語之所難宣
惟當守道以立身期不負於天地庶幾責難而陳善或有效

於消塵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啓

伏自違遠流展已踰十旬自暑而涼秋序將半雖省過勉學之心不敢少息而欽慕義神馳於輿井之域夢結於蓬瀛之署者亦未嘗斯須忘也毛馬之使者經過獲聞奉詔時巡戎夷喜悅神人交贊福祉來同深慰瞻仰謝公墨竹暨詩風度英妙足爲國華文明之祥太平之徵亦可於此占之非特翰墨末事也有教作序及詩謹綴緝二首欲俟刪正未敢上卷皆書在別紙以進良願重拜賜詩過承褒借而公智受恩深厚得遂室家之願此皆可以傳示千古增簡策之輝光爲薦紳之盛事非臣微瑣所能稱述報謝也謹西望稽首祝千秋壽無任瞻仰感激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八月十二日

又

臣前者奉教令攜至周易傳義寫本就點校今附六冊進納中間差誤及落字處亦多就貼紙本行上寫其誤字恐有未當不敢自保或字義可通者存之諸本互有得失故也餘書未畢者續俟便上進前都御史過此甚謙恭安靜此城中亦懼法莫有犯者居數日即去聞在他處又不同必有以取之耳今秋丁祭樂舞略有可觀當祭之時雨適暫止偶有二行人及分司者與祭問習樂之由莫不共感睿恩成文教之盛竊聞車駕又將巡邊山路險峻雖川祗嶽伯奔走先後祓除擁護以禦不若恐玉體不免輿馬之勞然歷覽江山之壯而思禹功之大念皇圖之廣使邊徼之民歡呼喜林懷德歸仁亦可以忘其勞矣下情無任瞻仰馳戀之至洪武三十年八

月十六日

又

伏自奉辭每使者至獲聞仁政之施仁聲之著輒快然以喜內而朝廷外而四方臣民士卒稱揚睿德凡有所聞未嘗不舉首西望且慰且幸非有私也受恩深重異於恒人體國之心不能自已喜天下之有賢王所以爲宗社生民慶也臣竊自忖度遭逢聖世身安食飽無由報答惟願國家享萬年太平之福臣之無能得優游治化中爲太平賤士歌詠頌美以與草木蟲魚共有其樂足矣此者伏聞奉詔巡邊歷覽江山之壯俯察民物之情所以發聖學之淵微念皇圖之廣大夏諺所謂遊豫爲諸侯度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斯民一何幸哉雖輿駕跋涉玉體不能無勞然百神扈從萬福景從固不

俟一介庸愚之祝願也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六日

又

毛總旗至敬承教旨仁厚詳密西望拜受快然如凜寒之遇陽和積陰久雨而忽覩白日之舒光也臣蚤服孔子之言謂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每洞觀宇宙歷考載籍三代以後求其可當斯語者實難其人今乃於殿下而有遇焉伏惟殿下高居元覽而於三才庶彙之原無不究六經羣子之說無不讀禮樂政教之旨無不通間巷隴畝之情無不察可謂知足以周萬物矣服纖麗則恐一夫之或寒嘗珍美則思一夫之或饑處崇明鬼大之宮室則念或有苦闔不蔽之家享康甯怡愉之福祉則慮或有疾疢無告之民糜粟以賑其

饑施藥以安其軀省興作以養其力給棺槨以厚其終可謂道足以濟天下矣然知雖無不周而臣受照燭也特異仁雖無不溥而臣蒙寵惠也特深自頂至踵由親逮疎藩飾之光華服食之溫飽何莫非睿恩之所及哉而不止此也未有疾也而賜以扶之劑未有能也而褒以過情之言本所自而澤被先師之孫推其傳而恩加門人之室防其將然之謗弭其未萌之憂雖慈親之曲愛弱子良師之樂育英才而爲之謀亦不是過矣夫蟲魚蛇雀於物至微於性至賤受人小惠猶懷報而不忘矧臣嘗受教君子而於聖賢之大方粗有所聞者乎然而侍奉左右口未嘗發婉媚之談身未嘗爲容悅之態與未曾受恩無異者蓋以爲細恭繆敬非所以事君而圖報之心不能寢食忘也第身微才陋德薄能鮮縱存倦倦

之心如葵藿雖向太陽而不能少助於末光烏鵲雖宗威鳳而不能測識其靈德以此常恐汨沒巽爽爲庸衆之歸以負不世之遇是以每慨然遐想若有遺而不得者此也抑臣聞之施德而不德者聖哲之君也受恩而不忘者志義之臣也殿下聖哲也固不責人之報而臣也安敢忘哉周人之詩曰馨無不宜受天百祿說者謂蓋欲其君言行政事成盡盛美以膺多福也敢以此上獻詩又有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說者謂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臣愚不自尙當以斯言自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洪武三十年九月初十日

書

謝太史公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古
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拔後輩爲職雖樸朴不才如某者亦
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
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
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
間延領西眺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
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當序粗識修已經世之大端
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怪駭獨執事見之
以爲當然咨賞嘆息喜溢顏面某所以忘其卑賤旅寓無聊
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
庸衆人之間闕然無與語維草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
不能安而留也執事於義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拔之於恒

人之中而感之也其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
私某也蓋閔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
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
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
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
焉而倫理飭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
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不齊者思立
爲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爲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
以其祖耐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
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
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
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爲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

睡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并志一力以冀其成又甯海自宋楚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陋窮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己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公義之所存用爲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爲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况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恒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遇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其奚敢議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

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爲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少醇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揚子雲容貌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况淺聞小子見謂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爲來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據所蘊蓄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昆犬羣吠吠所怪也犬見帛并衣服持任而至者多卧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指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狺狺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

誠怪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顧狷狷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
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 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
下和伯乎 爭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
伯牙亦 可怪君子之爲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
之知使舉 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
而取於外 也惟揚子雲煩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謂
後必有揚子雲必好已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而終未能忘
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爲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
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其竊有見乎古
人處已之大方自待頗不薄目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
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強見善皆不及知自謂
可貴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

交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
朝夕面言不可得恃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

上胡先生二首

人之垂名於當世者豈易得哉蓋其才灼然有過於人而
又有達者引之於前賢者揚之於後也夫閭巷之人欲以一
技名十里之內而不得况其郡邑乎欲名郡邑且不可况以
斯文鳴斯道與爲四方所仰者乎其難也審矣然當世非難
也後世爲難一世非難也後之千萬世爲尤難也齊之人曰
賢楚之人曰不賢魯之人曰可越之人曰不可苟從而信之
則其名傳於齊魯而不傳於楚越也齊魯誦之而楚越之人
羣笑而交嘲之則并齊魯亦不能傳矣是則笑可乎蓋在乎
達者之引譽焉耳達者一言曰賢齊魯與越之人莫敢曰不

賢達者一言曰可齊魯吳越之人莫敢曰不可則論定而天下翕然稱之矣故曰必有達者引之於前也達者之言固當世之所信然至於後世則人忘之矣忘之則信之之心忽矣信之之心忽則謗議雜起而毀譽錯陳矣及其門者曰某公道德足尊也文學足法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及其門者曰某公天下之士也當世一人也不見之者曰是未必然也傳之愈久及見者益少不見者彌多則以爲然而信之益寡矣是則遂已乎亦在乎賢者揚之於後焉耳賢者一言曰某公之道德文章問世一人耳則凡不見知者莫不信之矣曰某公吾之師也其出言履行吾不及也則後世之人莫不尊之矣故曰必有賢者揚之於後也然二者不時遇也某嘗讀歐陽氏蘇氏之書而有得乎此說焉蘇氏西蜀之人也一

日挈其文就試于京師歐陽公曰斯人也吾之倫也京師之人不敢望也由是蘇氏之名隱然動天下及歐陽氏歿蘇氏之道行則推之曰歐陽公今之韓愈也由是歐陽氏之道著于後世而愈尊豈非相資以成令名者乎某生八歲而讀書十五而學文輒爲君子所過稱年二十而東遊京師京師之人咸曰內翰太史公今之歐陽公也其說而見焉公以重德居顯官爲士大夫所宗執經問道者林列于外公一見而曰是生也可教其從吾游吾於是幸有望焉某始而喜中而懼不敢當已而愈思副公言遂委質左右而不去蓋三年矣然相譽者惟公而已他人不信也及公致政歸金華某來從金華之人又稱曰吾郡胡先生當今之巨儒也太史公亦曰先生吾畏而不敢友者也某又思見焉同門者相戒曰先生於

人未嘗有所稱可得其一言之褒者誇於鄉黨以爲榮吾子其見焉於是乎遂見於執事者執事不以其不肖遽稱之曰其將來未可涯也吾之門人無及也吾於生有望焉嗟乎某何人而敢當執事之稱譽哉久而思之執事以道稱人者非欺某也蓋與人爲善期其至於大者耳某何敢不勉乎某妄不自量竊有志於聖賢之道上之欲推所得於人下之欲以彰明斯道者尺寸之名於後世然富貴係乎命不可預知所可用力者獨文辭耳而又不如其果足以至古人否是以終不能自信及聞太史公之言又聞執事之開許以爲可樂始有所主於心自知趨向嗟乎執事之心歐陽公之心也而某也何足以報之顧惟盛德不可以不謝而區區之誠有不能已者因具述其私言以獻乎左右不自知其流於狂惑也雖

然執事知我者豈以斯言爲狂也哉

某端肅奉書長山先生執事世有授人千金而不得其一笑之報者亦有假人以片言而使人終身不忘者豈片言誠貴於千金哉顧施之何如耳人當富足榮盛時聲色可以適其心與馬玉帛足以適其身賓客之陳說願交者之譽頌溢耳而盈目雖與之千金亦以爲宜然耳其心弗以爲恩也惟夫貧困賤辱之士勢未足以動衆庶名未能以信朋友心勞而跡下志鬱而道窮見嗤於庸夫鄙人俛首抑氣誰復與語當此之時有一人焉能假片言之譽使人改容而加禮拔之污穢之中而措諸君子之列其心感激奮發雖千金之惠豈能過哉古今俊傑用此道得名於世者未可勝數而士之知所報者亦多有之蓋施者非以是結人之恩報者非私於施者

之譽上之心在乎彰善下之心在乎報德亦理當然爾近世風俗則不如古達於上者多忌乎下屈乎下者多忌乎上是以下有不遇之嘆而上無樂善之名而某於其間獨幸而有過焉某眇爾之小子學未聞道才未周乎事數年之前旅遊京師爲齒甚少爲勢甚孤京師之士莫不易之翰林太史公獨見許以爲奇士及從公來此邦此邦之人未有見許於太史公也執事一見之輒轉告乎人以爲可以無愧乎公之心旣而人之見者必有問問者必以執事告之爲言於乎執事與太史公之心古俊傑待士之心也而其豈其人哉無可稱之實而受過實之稱此某之所爲懷然懼而恒然不自甯者也雖然執事之於人無所濫稱太史公之於人不妄有所許其殆有可勉者乎誠若執事之言勉而獲至於道大有以澤

諸人小有以善其身報德之心烏敢忘也然執事不期人之報也人之感執事者不望執事之知也知其不期人之報與不待言而明而猶爲執事言之者誠發乎中不知其形於言也兵戈之餘斯道不振人才之難莫甚於斯時此邦之秀者東陽有葛信誠夫其文執事自知稱之烏傷有樓恕希仁年長於誠夫而僕與之相上下王翰林之子曰紳有妻之姪曰俞恂皆好學能從事於此鄭氏以才稱者有叔度之弟曰棠曰栢皆能文此數子皆執事所宜收攬而教之假片言而稱之者成均之中拔於四五百人之上者有天台郭濬士淵林佑公輔二子之文太史公稱之其文具見雖不得來學於執事樂善之篤故欲爲執事言焉使執事知若某之愚者尚多有之益可爲斯道喜而其人不知所報遊者不在執事也

編修蘇先生待某甚厚樂善亦甚至凡某之告於執事者望以告焉

與蘇先生三首

師友遐棄忽踰六年緒言闕論久絕心耳勝遊歡會無復曩時每一興懷輒俯首搏髀情不能已時取舊所貺遺諸文讀之以自釋或見之賦詠以自遣然此心鬱鬱終不可開解昨偶得黃巖林君寄至手書發封伸紙口誦心思夙昔之好乖闊之情綉繆愔厚宛然在目何眷愛之隆屬望之遠哉執事以斯文承諸公後為時崇儒光華所燭譬之列宿在天物無不覩而鄙昧之蹤藏伏與密鮮與世接者戴盆而居獨不能窺其所處是以相去雖近相慕雖勞而未獲以一書候左右者此也孝孺無所能解特以嘗出太史公門下謬為當世所

推然揣索其中實無可恃者平居好議古今稱說政教不自愧恥及涉世日久年齒日長大追覽前作深自悔其不然近亦欲鍼砭攻治去所甚病求古聖賢所用心者而學之而資性庸弱不見有成兼自去冬以來得店疾彌年不愈寒暑稍間憑几展卷欲有所求索頭目眩眩輒復棄去讀周易頗厭近時傳註家繁複附會欲為枝辭十餘卷發聖賢君子大意使人不惑於衆多紛紜之論歷時已久而未能成書他欲論述者非一事地僻無書同志者絕少卒卒未見功緒自惟幸為明時寬假得安一屢於缺畝啜菽飲水以自肆上之不能出奇策為生民國家輔無窮之業下之不足與荷及執戟捍封疆清微塞宣爪牙之用苟徒頽然而居究然而食豈非天地之棄民哉故亦粗欲有以自見於後世而不知其果可望

乎否也執事前時相與頗不薄今乃不閔其無成而徒譽之且欲屬之以斯文之重嗟乎自斯文之傳以此事自任者幾何人而數千載中可以名稱字舉者若是乎其寥寥也而孝孺焉敢以爲己任乎若曰不敢自怠自棄以從事乎此則不敢辭苟謂可以當斯文之傳廣天下遠來世必自有其人而非孝孺之所敢與也伏惟執事名塞海內有歛其教於一州創造設施必異於流俗恨無由趨走一見以盡所欲言高文知已摹傳行世先予事行因得附末簡以傳甚幸甚幸蒙索陋作近時甚不多下筆又無力親寫託朋友寫數篇去殊不足觀病中作詩數首久欲奉寄今亦不暇書近時鄉里略有數人相從其中極有可喜者乃知此事在人不會泯滅但無人振起之故雖有高識英才不免湮沒耳括蒼山水清絕土

子亦有可語者乎病中不能見林君同遊之約未獲承命有便時惠書問不宣

溪上從游樂甚於人不忘自歸田廬取倡和之什觀之意未嘗不在僊華山水間也天下山川可翫者多而可喜者少天下之士鄙陋者多缺者少人之所遇於事者多遊乎物外者少

非也耶前後浦江欲奉書爲別適事累心不果道出剡中行崇山絕壑間煙姿霧氣環擁疊出爛若霞錦東南之奇觀也乃知靈運泰

者良有所爲恨不得與執事同之其時始與親友別離憂慮盈心翹首縱目雖暫爲披豁而竟不能攬擷奇勝與所遊者相頡頏於編翰間以此愧古人耳

然事物恒理得之於心不必形諸言可以言傳者乃其粗者

非其至精也彼傑特妙麗已得之於胷中不勝邪執事其謂之乖離久思奉談笑而不可得文辭尤異於講切者近借到程氏遺書覽師弟子問答慨然與歎不得生子其時與聞其盛然固有微不猶興者况相去未甚遠其說大章爲世文醇醇導之以路豈能終無所聞哉以此知生於後未必不顧自力如何耳然當程子時賢者比肩出風俗雖未迨古亦至醇美其言猶以爲憂况於今相絕萬萬哉爲士者幸不與賤辱事惟道術明晦風俗盛衰之所宜知者風俗非無位者所能致鼓斯世之人慕學之道非吾儒職之而誰乎娶之俗猶有可化識義理者頗不少執事爲之固宜也鄉邦習變非非薄所能卒改居閑少出入慎言語自治已外庸暇及人往時嘗與執事言趙氏兄弟資稟

粹可語信然近再見思幸教之人才難得如此比者得數十人因斯文而進之於道庶可望乎當今汲汲於成人者惟太史公某嘗謂太史公此心可爲百世師真非誣也天向寒懷人益深遣童子行略陳所當語者若心至意非言可旣執事必能察之多誤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爲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卧病山中無由遇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爲恨其次若楊雄王通

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雖以作美新媚恭受訾于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爲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甯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爲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爲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以爲學高視雄通而行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

家遷身放卒於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誑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嘆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污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寃於朝歿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于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旣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議之作

爲已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自已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爲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誅及爲文過於憤激者深鄙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壩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作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自不自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爲公計也爲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烏

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爲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爲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闊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贈暢急言極論而不竭者實爲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來痛自摧斥向時之可盡矣今時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資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

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上范先生

天之於人生之也難則屬望之也必遠望之也遠則待遇之也必詳衆人盈天下而一國一鄉或得一善士學者不絕而百年間世或得一賢脩周公孔子之道以起人崇之者恒有之而聖人數千載不復見天之生斯人也缺於斯人也藝黍而資其食樹麻而資其衣有不得焉則缺吾樹藝之方天與斯人以莫少缺望之治缺使不失所上欲其無薄蝕乖紊之憂下欲其無崩損潰圯之災其望之深遠也如此斯人也不足以任斯任也則已知其真足以爲聖賢君子其自視其身宜若之何哉以家之不缺不缺其子無以養爲患者衆人也缺先乎千萬世而欲因吾身使之明後乎千萬世而欲因

吾言使之乎通四海九州之內欲各不違其生而復其性斯吾之所當爲而亦天之任我之意也故古之聖賢君子不敢斯須自逸其身而惟不負天之意天以數千百載之久而生斯人斯人不思爲之立數千百載纏繫緝甯之法而惟苟且因循之計其得罪於天也甚矣天其能貸之耶此缺天命信乎不可不畏也自孔子歿百餘年而得孟子又千四百年而得周子程子二子之後又復百年而得朱子此數聖賢於天之所屬任者可謂無所負矣夫聖人今之有無不可知安知世無大賢君子其自視天之生之之不易其爲天下者宜亦不敢緩也天下之當爲者未可遽盡而遂萬物位天地非無位者所能爲則明道而傳諸人以淑後世大賢君子之職也道之不明莫甚於今談性命則或入乎元密而不能措之行

事攻文辭則或離乎實德而滯於記問扣之以輔世治民之術則冥昧而莫知所爲缺幾何而不禍天下乎道之大端脩已治人二者而已率乎性命之理所以脩已而爲治人之本也察乎禮樂政教之具所以治人而推脩已之餘也古以有此二者也故生民之類賴以無滅而至於今苟或去此而不爲則人理麤爛久矣今天下嚮嚮然皆將以道德爲虛器雖儒者亦自謂無與於事功則聖人復出將何施乎聖人所謂道非若異端邪說足以誑惑斯世其爲其爲三綱二紀其體爲仁義其用以爲治天下法行則服乎人傳則寓乎文而豈徒播口舌悅耳目而已哉缺不幸而至於斯固賢人君子之所當深畏而熟思者也執事其少垂意乎執事身爲布衣而州里以爲師爲人師而容貌謙慎而不居智足以

知天命而不過乎幽遠文辭可以述已志而不缺之以窺盛德之所然當世之稱賢人君子者必歸無望乎由今而求之賢者君子于世未可知也越數世求之焉未可知也孔子不以有顏子而不行道子不以有缺而不著書各盡其職思無負於天而已執事烏可不爲後世慮取之道托之書緒言遺教可以範世缺向者履執事之庭而問焉嗣是道者未知其誰也豈世無賢者乎抑有之而未知之耶謂無人而不傳者與有之而不知皆非執事所忍居也某潛溪先生之門人不敢復言他師然聞古人之取善也博而自期也大取善博故於人無所不缺自期大故於道不以爲至某不敢自擬於賢人君子而亦豈同於衆人自七歲而至於茲十有八年入乎心而著乎思者昭乎其非衆人之事也

嘗竊自喜天之生者或有意乎不肖而子甚有憂惟恐不能副天之所期望也故夙夜以思謀必至而為數百年計者甚悉如是而後可為治如是而後可以育才如是而後可以不負乎天而不墜其所傳某不自度其愚而私有意焉而非執事不敢以斯言告也夫以某之愚而猶乎天况執事世之所稱自以為賢人君子者天其必不易然也而可忽耶惟執事思天生才之不易閱道術之晦而求明之不易乎天之所望使小子獲有聞焉則於天意得矣此職也亦道當然也豈獨某之幸耶

多缺誤

與朱伯清長史

昨承誨及諸葛孔明及范希文司馬君實君子事謂某鄙論未當於理開析明白為惠甚大竊自喜愛不能自休何者

師友之道頹壞今世無復見匡教訓誘之事士初結交以為未久不宜相督責及既久情義相習競競然恐招人之疎怨心有所見口竟不敢陳說名為友而於身無纖毫裨益者甚眾穢惡不知其非相視相諛俱至於無聞而後已此某之所深懼者也執事達理力行動法古人忘年降德而與童稚卑賤者講明往復救其闕失顧某烏能至此哉實執事知師友之道宜然耳某儻有所取而不以告是背乎心而與世俗無以異也故敢復盡其愚古之聖賢非特能言而已其心必能該天下之理其才必能周天下之事雖衡門之下布衣之列而道德性命之微仁義禮樂之要經世綏民之術禦患備亂之方莫不精究而歷試之故問之則無不能言任以輔相之位而行之如取物於囊汲水於河信乎其無難浩乎其莫窮

罰加而無敢怨位崇而無敢謗以其道固有之也自漢聖賢之學不傳通才明識之士常患無道德爲之本忠厚誠信之質知其大者而患才不足以充之若孔明之佐昭烈提數州之地以抗萬全之中原卒能割鼎一足屹立西蜀使曹氏父子睚眦駭愕而救敗不暇神機奇略應變百出忠義之氣磅礴宇內修明政教戢和人民勞之而不怨殺之而不憤惟天不祚於漢使大功不成其雄才偉斷真中世之豪也然其學本出於申韓故襲取劉璋教後主以刑名不無謬於王道某嘗謂孔明有大賢之才而於道或有未聞者此也宋之號賢相者希文君實希文自少慨然有安民之心君實癯身苦心以憂天下不義而奪人之國二子必有所不爲然宋仁宗之時二虜亂於西北中國爲之不甯朝廷亦多故以希文之叅

大政雖未久輒去而人主待之之隆問之之切僅疏取士及革磨勘數事此數事者豈皆天下所賴以久安者乎君實當母后懲弊之時獨負生民之望不顧世之毀惡一掃新法而復舊政其功亦深矣然過於矯失於閑邪身既死而羣黨作法再復而夷狄橫雖非人力之所能爲而變更之際有可議焉者使孔明之才當此之時必不若此而止某故謂希文君實有君子之心而才不逮焉者此也執事以謂過者何哉豈謂希文嘗伐西夏乎堅守持重使士卒樂用此誠非武夫所能及比之孔明未足當也若君實之革新法去民之所苦而從其欲至誠動天地大順感夷狄生則仰之若父母歿則哀之如骨肉是豈才之足以感乎人哉積乎心見乎色而人信之耳觀孔明當兵革之時非有利民之政而其死也民俱

家哭巷悲如喪親戚使其居君實之時有不若君實之得民者乎二子之才其不及孔明也明矣凡論往昔之事遠則求諸簡冊近則驗諸見聞得於見聞者易習而徵諸簡冊者易忘習者其美彰忘者其美晦故常人尊近而忽遠也某則不然考其言以求其心計其功以較其才視其所處之難易而參其成敗前人以爲然不敢遽以爲然也必詳察焉前人以爲否未敢遂否之也必加詳察焉若三君子之事固某之所自信而言者宜乎其有過也然近世先儒立言爲世法者莫大於程子朱子程子謂孔明庶幾禮樂而道則未盡朱子謂希文有欲爲之志而未能精密謂君實學不本於致知而成力小其殆亦有過乎執事篤志朱子之學論之必審矣苟以務道之明不若言語訓告之詳而明先師之意使妄論私說

不至於違道雖不更端而黜之某雖愚不敢不勉

寄徐教授

教授鄉先生執事某不幸早失先人始也俯仰顧視輒哀不自勝既而觸物遇時輒哀既再見先人衣履書帙輒愴然而悲及除服而居思先人之聲容辭氣存乎目者益遠矣凡見先人交友與嘗識先人之面者未嘗不趨而拜之泣而問之以先人之事蓋某年二十而先人亡前之十年幼且愚也未有知後之十年宜有知而性質愚魯於先人之善言懿行不獲紀載又頗謂先人壽年未衰當自有所論著又念古之君子不敢預以凶事望其親故因循遺失卒不復書及先人遽亡而先人之德業竟無知者某竊痛且懼倚廬之中忍死掇拾耳目所見聞者卽書之至於十年以前之事則詢諸父兄

采諸遺文近而宗族遠而鄉里之人無所不徵各報其略而請銘于太史公公在翰林時嘗聞四方人說先人學行政事甚熟故不拒而爲銘且盛有稱予雖少足以塞無窮之悲然先人之善諸孤之所不知而遺失者蓋多矣是以詢於先人之友而先友之存者甚寡縱有存又多不能言雖知而無從教之此某所以願請於執事也伏惟執事於先人爲鄉郡而友久故文章言語足以傳信於人則先人之遺德隱沒而未盡著者不望於執事而誰望哉先人道德之奧某至愚雖不足以及周知然者諸心則明白坦夷而不見有纖毫之闕微諸身則端嚴重厚可以鎮俗而化民見一物失所則戚然以爲憂聞人之善則快然如已出較之於世誠不多見且不知於古賢者何如耳今鄉里之中善人君子日以淪亡後生學者

無所取則揚先人之善而使學者知所效則有志者之所汲汲也執事不遺而有述焉豈特先人之幸哉某少不通於諸事惟於學問常若有陰督而默相之者先人之亡宗族老人皆懲前事勸其輟業某重歎先人功名既不顯於天下苟又無人繼而揚之於來世豈先人所望哉故益刻心勵行從學於太史公鄙陋之私益將以有爲也而未敢必其能成否故先有所請於執事荷以先人之故而憐之發之并有以教之使得以承先人之緒則幸矣墓銘謹錄以上近所爲文迫疾不獲寫至冬間當持詣左右先公碑太史公尚欲刪正未及如命

與王先生

近者執事之歸孝孺以故人子謁見座下執事不鄙而辱之

與坐且與之言所稱所望皆非庸衆人之事私竊慚作不已
及返里舍追惟情義之厚怛然不甯躍然恨不獲久侍言笑
率然不知形之於詩辭欲以奉寄則懼辭之不令棄而不達
則恐意之不誠既而思之不令之過小不誠之失大因錄以
進妄意執事且笑而斥之矣林嘉猷來乃承寵以和章辭氣
深篤稱且望之也加甚展讀感歎問之嘉猷乃知行期已迫
欲趨走拜伏於道左以盡所欲言而疾病之軀莫能自致思
所以報盛意而環顧乎家無一可者徐而自計執事此行將
以職事見賢王於藩邸凡古聖賢之格言宏訓可以裨補遺
闕者豈非忠臣所當采摭以備顧問之及哉於書篋中檢得
武王戒書一編因略加整次納上伏惟執事抱負仁義忠盡
之心溢於顏面清閑之燕或可以之陳說以贊德聲之萬一
可待矣冬寒倍加崇護

與葉夷仲先生

某童時侍先人左右聞先生長者論議輒聞執事名年十二
三執事自安南還枉傳至歌詩耳聞之愈熟後四年先人守
魯執事手筆至復獲觀之後又見他文十餘篇先人教曰吾
郡之士未有過者也某已私識之又四年來金華執事自睢
甯回始獲拜于翰林太史公館下執事温温乎其容甚與其
進也屬屬乎其言深望其成也退則又爲書告先人曰他日
顯吾郡者必此子也有子如此何以爲憂先人不及聞斯言
而卒此書尚在某每展卷一視輒涕泣不自勝以爲先人不

可見矣見先人之友庶乎如見先人而先友之存者惟執事
數人而已而又阻於事弗獲拜謁牀下以受教其何能自致
於無過之地而承先人之遺業哉且先人之本末執事所悉
也所守者恒古人所爲不讓今人當世所知也一旦不幸至
此乃徒以爲善守法以陷罪過又官小事微不得列史官而
著於來世此某之所大痛深懼者也自括髮以來心違違不
知所依居則忽忽如有遺行道常若豺狸在後而相追聞人
疾呼暴走卽震魄駭膽周章四顧見持提當道者輒驚懼汗
出何者傷弓之鳥見曲枝則叫號而避之非虛語也嘗自思
念先人已矣不可奈何矣雖絕食東向死先人墓下亦徒然
耳古之賢人哲士遇不幸者何限賴良子孫出則昭雪之其
功名卒顯於書傳世多有之某雖不才豈遂已也哉鄙陋之

志誠知其可勉思得名世之士而依之以究道德性命之端
緒求聖賢君子之用心而委身焉是以祥禫未終趨五六百
里從太史公於金華雖流俗訾笑以爲迂而某行之不顧者
也某在金華六歲矣日有所進而月有所獲人或見其云云
者而勉譽之某弗以爲是也古之君子其所志在道德故言
之所宣者此也躬之所蹈者此也推之於政事者此也形之
於文辭者亦此也惟其所務者大故接其言貌則可法政事
文辭可傳於後天下從而效之非若後之文人者此也彼竊
取於章句者譬之伶優被袞秉圭習堯禹之貌其外則幾似
矣而不能久則故態百出人見則駭走矣是豈足爲學哉
某誠知不敢自怠不敢自足亦安敢自期其能至哉其不足
至者其在天乎其在人乎竭

固有

能勝天者亦有能勝人者爵祿俗之所稱
庸人者每以得失爲喜戚而豪傑之士
而著於來世匪爵祿而貴者此眞貴也周之顏閔漢之郭黃
知所依歸宋之周子邵子其人或未嘗有一命之爵或辱在下位奔走而馨光
炯然如日月斯何以致之哉世亦有享萬鍾之福而磨滅無稱者貴賤果何如哉
使得希此當復不恨况事變之來未有極乎雖然殆未易及也此數子者皆資賢智之才故卒能有
立於世某闇劣菲薄豈足承斯道而顯揚先人哉是以持自少之心不敢決其可否嘗請太史公銘之墓矣世之號能文
者亦皆嘗有所論述者矣惟執事實先人之友必有以慰先人於地下而塞諸孤之望

與潘可擇先生

頃以先人之故獲接緒言于執事執事蓋有意於開之贈以文辭擬諸古之君子而望以賢者之道旣而執事以官滿去某亦以先人歸欲繼有請而各以事維無由相邇近者至郡城去執事爲未遠謂足以償私願矣又迫於誣搆無須臾之間是以心雖不能暫忘而未能奉一書道曠缺謝不敏此宜得過於長者無感也今也執事不惟不卽棄絕且因士友賜之書上見先人交與之義下嘉其所守而撫存之意氣閔閔加於疇昔且慚且感不能自勝然後知君子之量出於恒情非妄意所及也然竊有疑焉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受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蓰也於德則前進也於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且愚

字之已過矣於字加稱號焉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禮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爲愧也甚大雖感盛心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言行爲學者視效不督教以所不及而嘉之不遇以後進小子之禮而過稱之則某安所容乎苟默而不發非惟非某有請於執事之意執事始欲開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說焉不宣

答林公輔

僕自京師歸潛伏奧密不與世人往來於有聲勢者尤不喜見兼以疾瘧彌年氣力羸憊未嘗妄出戶限又素嬾作書疏由是生平故人如足下者例成疏闊瑄上人及同姓九成同再承寄至書撫問稠疊厚甚且知足下秉官代父軍役旋即蒙恩復其章綬行益修文益峻聲譽益隆此固閭里所望者

然僕私願於足下則不止此百餘年來士大夫學術卑陋駁雜不復知聖賢成已正心之大方苟焉以釣名取寵騰陳言記成說則夸以爲知經撫拾籌補稍旁句讀則自負以爲能文風俗旣成衆咸趨之而不可制僕誠黷無似亦欲掃末流之弊復前聖之軌使古人之大全復章徹於天下質弱器陋志力不强疾病侵加朋友衰散獨行而莫爲之徒空言而無誰與和不能有所建明之漸可見於此矣於是之時而求可以共進於斯道者舍足下將安望哉往年在郡城中相與往復論議甚壯四顧坐席皆一時之英以爲吾輩講習之樂當自此始豈知數年之間葉公死伯欽之官北方足下之京師廷壁元采各奔走於饑寒而僕復偃偃與樵夫野人爲伍年齒益加志願愈乖困窮愈篤嗟夫使吾至此而不獲與聞

斯道者孰非天耶而吾尙何怨乎所可恃者與足下皆未老
制於人而不得爲者吾莫如之何由乎我而人莫之制者勉
而終業必有所可望求諸千載之上有師友焉放諸四海之
內有同志焉垂之百世之後有知己焉一其心而定其志遠
其期而後其獲不有得於人將有得於天不有取於今將有
益於後來然則吾之自處者豈不裕而望於足下者夫豈薄
也哉寄示諸文已詳讀之求之輩流可謂特出而有餘矣然
吾猶願足下以古人自鑑而裁其高下勿爲諂妄小生所戲
僕輩之不及古人正以好諂自盈故無日進之階耳使日有
人攻擊吾之過闕甯不早有所聞而迷懵至此哉前時好作
文字諂子動輒以班馬韓歐相証時聞其言心亦自喜今而
思之使果如前諸公亦未足道而况不及萬萬哉近來絕不

喜執筆看古人文辭多不當意不知病昏而然耶抑有以也
今年當里長適值海濱築城之役三夫一抽衆務騷然病餘
復患瘡瘍殊無意思欲與足下言者滿膺臨紙都忘却僅發
一二間周君顧君皆安甚慰當國家任賢之時各勉忠盡以
立事功有暇時寄書以警發固陋不宣

與士脩二首

希魯來知足下已就校師甚以爲喜足下行方志果樂古道
於今之世雖得崇位不置毫髮於心於校師乎何有而僕喜
者非爲足下蓋喜斯道之有助鄉學之未絕也學術之盛衰
非有也焉則不明非有繼焉則不傳自古志義宏大而名不
立者何限蓋莫爲之繼也吾鄉自羅適先生至今且四百年
奇偉之士不爲鮮矣其大者載國史小者亦皆自有論著在

當世莫不燁然驚動於人而今乃泯泯蓋不幸其子孫不能守遂至湮滅而後生之識其姓名者未甚衆豈非可惜哉僕以爲前人之弗傳後死者之責也故竊欲有所紀述而聞見淺狹不能悉其事常懇懇爲人言之苟且者多有志好古者少卒未有知而和之者以爲宜然者獨足下耳是以往者曾致書足下時足下窮居無異於僕言發而莫之從意鬱而莫之達久而不報也固宜今足下爲人師從遊者皆邑之秀民秀民多於里黨習知而熟稱者也足下試坐召而問焉取其著者而觀焉從其子孫而徵焉得其實則以示僕某雖文采不足希古作者然使執筆從足下後豈皆不及近代之士乎勒成一書藏之學官俾人人有所攷法知古先之賢哲益思脩已治人之道其功用甚大足下毋辭且讓爲也古人不

苟著書冀行道耳今卽得位亦未易行况足下不以貴賤動心者足下惟以文辭自見於世亦所以不朽矣僕新自婺歸粗有侍奉之驩然與朋友相遠殊悶悱不自勝閒暇能一見臨否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遲緩者此誠足罪也然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昇之豈於足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辟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爲可寶矣苟又從數數然噪乎其側指於人以爲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耶雖然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直知斯文之足取也眩於好譽者

之云而不自知其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是下雖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况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寄士脩脩德

過邑中爲別承顧語追送令人不忘幸此以疾未能出周宗傳家人從金陵還頗聞士淵傾背不知曾有實耗否當今斯文寥寥心之所屬政在此君而竟止於茲其命也夫每與廷壁左民輩言及輒相對歎息第事繫未得往問其家幸道此情也鄙事未知如何惟聽之於天耳便中無惜示數字揮汗奉狀伏冀鑒亮

答陳元采 卽王元采

僕智微才劣不自料其無似而惟吾道之學學之不能專久而無所自得泛泛然與流俗同波其不足以及聖賢之堂序而爲庸衆之趨也果矣足下不見鄙棄望之以古人之事稱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能嗟乎天下之愛僕者孰有甚於足下者乎僕嘗恨世之朋友不察鄙陋爲學之私志而徒取其外之文競爲諛言相傳導以爲容悅聞之慚慙憤悶竊自悲歎安得直諫之士以振吾過哉今乃於足下而有得焉爲賜厚矣雖然僕之不逮古之君子者豈特此乎德不知所以脩也氣不知所以養也事變之臨乎前而不知所以應也是非得失成敗可否見於古而著於今者不能辯也天經人紀之當行者身日由之而其精微曲折之際不能盡也二帝三王周

公孔子之典禮政教亦宜損益折衷施于今而澤乎後者未之講也義利之交公私之分理欲之辨夢如絲毫而易溺難致者未之能擇也與天地同運與寒暑日月並行而不息者古之聖賢或得之以自樂或推之以及人而未之有見也冥然守其愚塊然莫與徒每一思之悻奮激如喑者之欲言痿者之思起而不可遂也若是者足下尚其有以教我哉嗟乎今天下之人愛我如足下者誠鮮矣不望我以今人之所能而望我以古人之學不徒期我以古人之學而又發我以學古人之方足下之意信厚矣而僕何足以承之雖然蓋有學焉而不至者矣未有至而不由乎學者也僕雖疲驚其敢不勉凡智之所可及力之所可爲者惟道是視有或顛越以忝先聖賢之訓天實臨之足下實棄絕之雖然足下之教我

者甯止若斯而已乎僕之過亦多矣出乎口而悔生作乎躬而愧發者日相屬也時時省察求銷絕其端而愚學之未至時之不逮踰一二年或可以寡過否乎足下有所聞有所得當以告我僕亦圖可以爲益者以報厚賜不敢忘也所寄二篇之文皆非苟作後篇尤雅潔深婉有法然應世之求不足發抒奇思有得而爲者更示數首甚善葉廷振之亡衰經中不能往弔又聞其幼弟亦亡重可哀也望爲慰其尊祖諸文爲延振而作者楚語爲佳公輔銘雖傷率易然不害爲好也但銘前不敘其鄉里及其父祖名行復不書其卒葬日月爲失首言刻諸墓上後謂銘諸墓始終爲不相應其意必謂其父人知其名不必書卒葬他文辭可互見故然雖古人有如此者亦用言之否則世久漶漫不知其爲何時之人何人之

子也如刻石未成中斷獨障狂瀾等語亦未醇宜稍爲更定
恃與相知故一言之然亦不須令人知此言出於僕也公輔
才氣俊邁未易及之鑿空立論甚有可喜者但理趣易窮不
逮古人涵蓄深遠乃本於踈薄所致耳此我輩通患也不論
文甚久以足下相愛不覺多言

別久得書間以應僊居之辟爲邑人師士子向服從游多君
子寄來文章又皆敷贍紆餘有作者風過前時所見遠甚惻
喜無量吾兄年在僕先問學日有所益固鄙心所敬畏者來
書俱自卑下每發求教之謙言內覩愧恐誠不足當况僕近
年爲疾疾所迫懼一旦溘死終無所聞愈思刊落華藻以求
身心之實病向時悅人取譽之具朋友交相獎引以爲可喜
者非惟不暇爲亦不復爲矣衆人不之察往往以此事相督

責無以應之則悲且怒不知人亦何用乎此也使誠有志乎
學則聖賢之經成法具存放而行之無不可至吾徒雖巧爲
說辭亦不足希其毫末棄彼不師而惟吾徒之求不亦異乎
吾兄所稱陳憲直僕已知其爲人其所求做齋之支聞之久
矣僕誠無愛乎吾言懼其無益於憲直故媿而不敢出耳幸
吾兄明告之如憲直必欲得之則求之吾兄足矣何必擾擾
乎於僕之問也古人之相問告以道而不以文今人舉異乎
是僕私自試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辯端居而思之
念慮之興一日之間出於義與公者雖多出於利與私者亦
不少則不逮僕者可知也去僕愈遠者又可知也舍此不治
而欲爲學是猶縱盜於家而欲府藏之盈焉可得乎堯舜人
心道心之訓孔子之克己孟子之擴充四端皆是理也聖人

所以爲盛者以其公之至義之盡也愚不肖者之不能有爲以其本心汨於私與利而無以自克也吾徒其可去是而不思邪僕前日病而問諸醫醫曰未病可治也旣病而醫何益始甚怒之旣而思其言益以醫爲諷者是以樂以此告吾兄天下之不病者幾人病而求醫者復幾人醫而肯以情告人者復有幾哉僕非能醫者蓋病而後知醫者也吾兄非病者蓋治人之病者也今之病者莫甚於好利而自私宜乎僕之以斯言告也近作易枝辭未能成書又無人繕寫不果奉上從吾遊者造圖築城之役皆散去兀然獨居無可屬筆者自作報書

與王修德八首

在金華時日接當世名人說論恒見所未見悟所未知孳孳

窮日求以達之苟快然有得著於文辭美惡可否輒有能辯而正之者心誠樂之客寓數年不肉而肥姿狀情趣自覺大異於衆人蓋非爲悅名譽而言然也自違離獨處困伏無人之境所與往來者皆閭里同輩僕口時有所云彼尚未盡通解况著之於書不感且笑則幸矣何能有所發明哉每自嘆闕恐遂委頓不復振奮懲創以爲成人之歸目讀古書數卷瞑目深念搔首循舍獨行心意古聖賢君子道術功業之盛愧交於心若無所容其躬流俗不察猥見引譽以爲有文學知古今諛言盈耳夸辭滿篋彼之意望於僕則厚矣其如古人何哉若此者以爲知固不可以爲相愛尤不可也足下識高而學古託知之日久不宜泛比衆人苟爲稱說而已近兩辱書皆未聞箴戒攻規之益而惟妄相推獎若真見可敬畏

者當今天下學者雖不多然如僕之陋怯曾何足數而足下
亟稱之何足下取於僕之微也學者之患莫甚於自小其天
自小其天者爲小人善於其所爲者爲大人天與我者若是
乎其大也三帝三王以是爲君伊尹周公以是爲臣孔子孟
軻以是而立德垂訓於萬世而吾乃以是而爲未技淺智之
資上無以贊聖賢之休光下無以輔民庶於治平小其天也
亦甚矣不亦深可悲乎僕雖愚不才其所汲汲於旦暮而不
敢息者亦欲全其所受於天者舉而措之於用非止若今之
所能而已也足下不責我所以未至而妄推我是棄我以爲
不足進於道豈相知與相愛之心哉然世之欲效忠者常恐
人之拒而不納非惟君臣朋友亦然僕自度非拒人者嘗竊
怪韓子以斯道自任而不能受善言張籍二書之所譏可謂

直矣而反覆救護自謂無害於道好無實之談而罪張籍爲
同浴而議裸程夫昔雖同浴而今能譏之則是已悟昔日之
非而善改過者也其言可用吾知用其言而已何必追較其
昔日爲此而不聽乎韓子好論道而未足以知道者以其過
於自信而昧於從善也夫韓子之賢千載不能數人從善不
果猶能累於德况不若韓子者其可不取諸人乎以僕才質
固不敢妄論韓子然聽言樂善則自謂過之足下幸察焉得
僕之闕則以告我使由是而獲聞君子之道相與詠歌質難
樂所得於空閑寂寞之區豈非天下之一快哉

聞令兄貴德入京不敢奉紀善先生書家書中幸爲道意家
叔在彼比有報令一子弟來侍僕欲親作一行家貧歲歛未
能卽動今先附一書煩貴德兄送達以慰望者之心幸以鄉

里之義得使必到是所願也處此世值此事變每思古人輒用慨然士修疾比稍減否此方嘗有試者且易得不費又藥性皆平和服之當有效所言綱目議尋未入手尋得卽寄上與足下別後三週期功之喪入夏來得瘳下疾近又患痔悲憂呻吟忽忽無聊於旦夕之間是以聞吾許君卒雖已久而未獲走望殯幃宣一哀於亡友以致遊處相好之情江窞人至承惠書及詩情辭深切悼斯人之不幸歎斯世之不獲有斯人而恐其泯滅無傳足下於親愛之義厚矣然許君之醇明脩潔微足下其誰不傷之僕始見許君以爲尚可多得及行天下遇四方士大夫或乘氣舞智以爲通或苟冒無恥以爲能或逞其纖毫之技以夸世自足求一二於千百而不可致然後知許君爲難得也士不知道蓋久世所推仰者惟在

乎文章文者道所不能無而非所以爲道也僕深厭之深病之每抵許君未嘗不有以其可以共論此事以進乎聖賢之庭戶而天之不知天者竟若何壽考富貴常不惜施諸鄙庸人而恒與豪傑之士競此果何理哉得非衆人取於造物者少故其生成也易所受大者取於造物過多故天有所不能支而自拔絕摧陪之耶抑天賦之者清明高朗人世隘濁不足以養之故棄去而不顧耶然天下之生不可勝計而古之傳世者未必皆壽考富貴之人也是則安知世之所貴者非後人之所賤今之壽考者非後人之所謂天乎焉知賤於今日者不貴於後天於當時者不壽於萬世乎以今觀今未足知之以今視古則知之矣且古之傳者足下以爲皆自致乎蓋有因人而愈章者李觀歐陽詹之文韓子亟

稱之詹文未能脫俳諧之習觀頗振激欲立論亦不雅馴非
名世者比也而今人凡讀書者莫不知尊二子豈不以韓子
故哉蘇子瞻奇秦少游近借得其集雖有可喜而殊淺迫無
深厚之趣使之獨立無知己者未必若今之赫赫大著也匪
特文辭爲然雖有道之士亦有然者士之不可無友也如此
今許君之可敬而畏者人未必識之所識者乃其詩耳而亦
未必識其真也况固有不知其能詩者乎知與否於許君無
損益有士焉如許君而不傳當世君子之恥也僕竊望於足
下而足下顧以是勉僕夫何期待之過乎僕十五六時卽妄
志乎斯道以聖賢行業爲可效而至今十餘年矣湛沒流俗
之中上不能出才知建太平之策康斯民于無窮續周統于
既絕次不能抉幽探微明天人性命之奧以詔來世下之不

能合一鄉一邑使閭里稱愿人秉介抱拙動與世乖內自思
忖茫然無尺寸之長足下不有以教我而猥譽其美不以許
君勵僕而俾僕昭揚許君之行何敢當也雖然有意於傳世
者多不之傳而有益於世者不求其傳而人自傳之足下姑
脩所學孜孜不解僕亦願竭其愚孜孜不解使足下之道光
被于人則僕且將依附未耀以昭於後何患許君之不傳乎
禮記且少留僕嘗惜其混雜無敘又多淆僞欲爲定次之多
病未果舊文稿想徧覽之有謬誤處幸以語及僕有所知當
不敢隱亦交相爲益之道也不宣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
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某向以
飽食無毫
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
小書上以昭

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爲勸于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爲善蓋舉古間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冀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今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于泯墜而况耆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嘗爲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孝友篤行之人既各爲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跡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爲宦達既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爲區別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

後而不以仕否爲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亡失今爲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于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賢令丞多矣世絕無所傳聞往時紀土風者俱棄而不錄今亦無所徵而爲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興處顯位立名績于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斷一聞于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會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爲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及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爲何職所行爲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爲文豈以此等新奇爲好哉真不

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爲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爲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爲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憚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寢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屏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爲日稍久覺向時過關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甕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

爲大深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不自愧恥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爲戒求古人崇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爲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略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靜篤可喜不欲其專意爲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瞻來其爲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爲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事耶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

下如蹲鴟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

前者道邑中邂逅得侍坐殊出意外第以僕輩欲歸不欲違其請別後卽行弗及造宅請見爲恨耳孟清來聞尚留未到海上頗悞渴思此公徵文致吾兄及文遇之意甚切辭之不可信筆作一序答其意幸視而正之邑志曾修得事略九篇惟鹽算魚課未知其數兵稍連年數目當問之兵房識文案者儻耳目所及有可問者煩問之諸人傳分忠義孝友篤行貞節四品皆起首矣有可入者須示及縣先達尤卓卓者公家瓦全墓銘外有行狀否銘文晦澁踈略不足考其本末雲壑事問兩者宿索之同姓菊田有詩名不知有子姓事實否他若山南榜園愚可學可兄弟及應伯章諸公皆當時有名

士今皆不見其後人言其遺事令人慨然嗟一一遇可語者問其詳相報富貴而磨滅者不足道若前數公用心期望與世懸絕矣使其同歸於泯沒豈非吾人之責耶故特奉告不知重到邑時尚未行否張生想已去欲作書奉令兄先生如有便人再煩致意張君也

別久承書具審侍奉多暇文候安適豈勝慰澆又得示悼親樂生詩覽之慨歎無已僕在哀絰中屢遭期功之喪入夏來患癯下疾近又爲痔所苦欲一往奠哭以瀉此懷竟未能遂祭文作已久便中人忽索書弗及錄去當俟後便耳韓柳文裝褫甚整潔感荷禮記尚欲看續當奉納聞令兄先生常有書不知近已遠燕否歲月易過學業不見次第心甚愧之有欲言者無惜見教昨臥草一書千餘言粗發所懷人行速未

能謹寫先此奉復一日前戲成詩欲寄今就附上不宣
昨承寄示同宿詩諷詠累日宛如接對甚慰懸渴聞有柏燭
之惠政濟所乏短晷可繼餘光及我者多矣先令兄進德近
爲草得一傳頗自謂無愧辭望界一紙寄下當爲書去嘉猷
之尊君已葬不及誌今爲作一墓表俾揭之墓上亦可令界
紙來皆在千字左右字少紙餘却無妨也趙伯欽書今附去
所得書云何亦可見示吾獻歲欲往做親家士友如嘉猷輩
欲見者不必屈臨以書達所欲言足矣便中觀縷勿罪幸甚
賤疾不止又無肩輿無由執手爲別此情怏怏無時可忘令
兄先生之前有小書一編奉上山人處士之言可爲孟子敬
王者設慎無令人知此書出於僕也切叩切叩數千里之別
無可爲贈深以爲愧途中得暇幸數附書以慰懸望

答上清張真人

僕少時聞漢天師之休風悚然驚歎思見其子孫以考委祉
之所在及冠遊京師東南之士往往傳至文辭翰墨僕一見
輒識之曰此非超乎埃氛之表遺世特立而與造化爲伍者
不能至也固已髣髴執事之爲人數年之前在京邸周贊禮
孟啓持所畫便面致雅意徵鄙文若識以爲可語者追惟夙
昔之心因不辭而爲之然所習殊業所趨異致自愧不足有
所發明天台人來忽辱去年所枉書敘述疇昔辭意闕眇且
喻以所存展誦反覆竊然如聆鸞鳳之音爛然如覩慶雲之
輝肅然如接言笑於神明之庭廣莫之野不知其相去數千
里之遠也僕嘗私悼世降術離言道德者咸失其宗老子之
教至漢而興然其意亦與厥初大異矣况至千今又千載其

遷盛衰之端可勝道邪於此而能獨覺其意奮乎矯厲以
反本眞如執事者非高世之姿何足以臻此哉昔之所期今
乃果合所得者多矣第僕資器汗陋厄於多病間道之日甚
淺無由致身崇高殊特之境以承緒論於下風然執事方凝
攝虛靜以久視斯世而僕年齒志力尚有進者他日或遂邈
逅握手相目各語所聞以較異同得失計未晚也春和道體
何如山中多高人隱者無由奉見徒有傾向而已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九

後學華亭張朝楷謹校

